

殷滅

辛丑春，孟門裡的武庚祿父病了，武庚祿，帝辛紂王和東伯侯女姜的獨生子，自幼長在孟門，他遺傳了母親女姜的疾病，逢春日就病倒，辛丑歲，武庚祿父五十九歲，他一生盛貴無比，孟門日常生活優渥，是中土殷地朝歌最豐盛的地方了。

殷地朝歌商人敬重武庚祿父，他們幾乎是看著他出生、長大，自他滿月那日起，殷地朝歌人家都收到孟門送出的紅蛋，用胭脂染紅的雞蛋，自此以後，殷家商人每逢家有新生幼兒，都會送紅蛋給親族鄰里以告新生之喜，一直到現代，中土商家傳統還有這種習俗，而鄰人也會回送一合米，點紅添喜。

中土殷地朝歌的商人，有能力的大家族都遷走了，但是還是有不少殷家商人沒有離開，武庚祿父病了，殷家商人都祈福于郊，他們春郊到野外，廣植花木，希望留得祿父在，他們禁止獵殺鹿台附近的麀，護生就是養生。

可是周人到處抓麀，麀的一對大鹿角簡直就是寶貝，周族羌人又有人不知哪裡聽來的閒話，說初發的鹿茸能讓男子壯陽，吃了鮮嫩的麀角能多與女人交合，多生多養，周族羌人喜歡多生兒子。

周文王姬昌有三多，妻子多、兒子多，女兒更多，就是因為他廣娶妻子，多生兒子，兒子多了，一舉鼓譟而得了天下，就連那周文公姬旦，那樣病弱瘦小又難看的人，還不是有眾多妻

妾，生了九個兒子，他那九個兒子啊！子子不同，個性樣貌簡直南轅北轍，有人愛財有人愛燃香聞香煙火燎氣，還有人喜歡扛石碑表示勇健……，但是，無論如何，兒子多了總是好事，姬姓一家人，誰家的兒子多，誰家的采邑就多，一個兒子有一千戶，兩個兒子就有兩千戶，以此類推，若有一百多個兒子，豈不就擁有了天下？

於是周族羌人到鹿台附近獵殺塵，塵王無奈，只好領著塵群退居山林去了，辛丑歲一開春，鹿台附近的塵群消失無蹤，殷家商人都知道武庚祿父命不久矣！

武庚祿父疾病如舊，自小起他就如此，原以為就這樣了也沒事，誰知道孟門裡的嬖嬖們相繼凋零，終究無人像那些老輩的女性們有長性、又慧智無比，能照顧他周全，他自知來日無多，他多想要再回頭看看，過去父親紂王在的時候，殷地朝歌的四門市集和舊居所，他想在臨命終前回顧舊地，與相識、故舊訣別。

武庚祿父起行，由家人駕著大車，沿途巡看中土舊時殷地朝歌市面狀況，他不看猶可，一見就招惹眼淚。

他自孟門出發，先去了北門市集，北門市集一向冷清，可現在更是蕭條，夏族幾乎絕跡，漁市場更是無比寥落，北門孟津雖還有渡船，可都非夏族人所有，玉門外紅藍花已經被蒿草和蘆葦所淹沒，僅剩幾株可憐兮兮的在春寒中顫動。

玉門的役者出來應門，他不認識武庚祿父，可經從人一說，連孤竹女都出來拜見，孤竹女耄耋，僅剩孤竹女花在世。姬鮮的長子管叔來拜見武庚祿父，這裡曾是朝歌女主妲己的舊居，屋宇規制依稀可見，可是人事全非。

管叔也不年輕了，他是姬鮮的長子，見祿父如見大人，武庚祿父慈愛，他祝福管叔一家。接著他到南門市集，南門市集過去廣有土木、金石、礦藏，現在大都空落了，匠人的作坊成了廢墟，蒿草埔有兔子狐狸窩，過去郊祭、春祭、耕儀、秋祭和各部族來朝、來賓、來附……，一應禮儀都在南門外的祭壇舉行，萬人舞在祭壇下踩踏，震天憾地……，如今荒涼無比，此時此景真叫武庚祿父心酸不已。

南門市集管領馬氏高家早已離去，南門外的喜居照壁已然拆除，喜居是武庚祿父幼時常來的地方，和父親紂王一起，青姑娘帶著他……。

喜居裡的向擊、向陽兩兄弟是武庚祿父的同學，丙戌歲史官向擊出奔周，如今他也老了，都六十七歲了，他無顏見殷家武庚祿父，由弟弟向陽一家接待，武庚祿父在喜居金匠人的作坊徘徊，熄了火的爐台和頹敗的大水缸子，史官向擊在門牆後佇立，武庚祿父身形高大頹長，容貌似女姜清秀，他老了仍廣有男子氣概，雖然還是病著，可人並不顯出頹敗氣色，他的面目依然寧靜祥和，史官向擊則老邁不堪，人都佝僂了，他躲在門牆後垂淚不止。

喜居還收養小兒，都是向陽夫婦去檢回來的病孤幼兒，有些羌人知道這裡會收養疾病幼兒，夜半悄悄的送來門外放，向陽夫婦只好將照壁拆了，免得幼兒哭聲聽不見，寒冬臘月怕孩子凍死在門外，武庚祿父誠摯的祝福向陽一家人，祝福他們平安喜樂。

武庚祿父沿著故地中軸線南北走了一回，返回到孟門，他累了！春寒料峭，他現在不只身體難受，連心都難受了。

隔了幾日，中土殷地朝歌舊地仍有不少殷家商人沒有遷離，他們派人來孟門請武庚祿父去

東門市集作客，東門市集過去廣有鮮花、香木，繡品、布疋錦繡……，現在什麼都沒有了，花市空落歇業，東門市集僅剩下醫著的家門口掛著葫蘆，醫者之家無人敢得罪，尤其是西歧來的羌人，對醫者們非常尊敬。

東門的醫者之家人人尊敬武庚祿父，他們是自他出生起都知道他有疾病，更明白這種疾病遺傳自女姜，但是武庚祿父一生病痛纏綿，都不曾顯出驕縱和壞氣性，他學習樂器、丹青，他也自耕自種自理生活，雖然孟門生活優渥，但他的忍耐力令醫者們肅然起敬，武庚祿父的好教養，好學養，現在更是好修養。

東門市集的商家和醫家人陪著他到帝乙墳山上遊春，一行人男女老少，分別駕起十幾輛大車，嘻嘻哈哈的如同過去的時光，他們一同去郊遊。

武庚祿父的行止，時時由各家各國的大夫們向魯曲阜的周文公姬旦說，周文公姬旦隱忍著，既然你們喜歡武庚祿父，都尊他為父，商父，他又創造了一個圖文——敵。

周文公姬旦自九天玄女那九個女人對他造成的威脅創造了——仇，之後，又有創舉了，商父——敵！

周文公姬旦手上握有冢宰百官之權，百官何來？他放出去風聲，廣邀有心人不時回報中土的一切消息，有功者可賞賜為大夫，禮官之名已經賞給了回祿的兒子祝庸，自己又是周文公又是太師，接下來還有廣有大夫之職，大夫可以很多人，至於樂官？中土舊地多的是樂官來源，殷人幾乎都是擅長樂器歌唱，殷家樂官商容的弟子可不只蔡叔姬度一個人呢！

是蔡叔自己招禍，武庚祿父選了一個晴好的日子去了離宮，離宮是帝辛紂王舊居，前庭已

染血，現在無人敢去住，呂尚之孫呂汲自請離開中土，他雖有封號，周文公封賞姜氏于齊，可是無采邑無實質利益，他們尊呂尚為姜太公，姜太公生前諄諄教誨子孫們，無論如何要遠離周文公姬旦遠遠的，呂汲自請離開，前去東伯侯的領地附近營丘居住，一來可以替周文公監看箕子，箕子奉命修撰殷家舊事，周武王封他于朝鮮，待他將殷家舊事編撰完畢，命名為《洪範》，二來也能不時回報東伯侯族人的動向，周文公姬旦慨然答應了，呂汲一族早就離開中土，向著東北方而去，他們要去營丘建立齊國。

離宮蕭索，大木門和茶糜花牆都沒有了，前庭有血腥氣，前後廂房早就被搬空了，竈腳裡的大竈也推倒了，後堂眠床和前堂大床不見了，更別說女姜所繡製的頂帳了。武庚祿父在離宮大堂徘徊，石窗鏤空處有陽光灑入，灰塵在日光中噴騰翻滾，如金削翻飛，這裡原來是纖塵不染之地，大堂有光，熱烈昂揚，如今都頹敗了。

若非離宮是花崗石雕鑿造成，恐怕也早就被拆解一空了，武庚祿父連沒想法，他只是遺憾，住在右學的蔡叔姬度派家人來請他去作客，武庚祿父去了。

右學佔地廣袤，這裡是他少年時的習藝之所，當時老師們真的很老了，他現在終於懂了，學習不在課堂上，不在老師答案裡，以前老師們都由著他們一群少年到處玩耍，有問題請教也不一定有答案，老師們都要他們學著自己找尋，武庚祿父一生都尊敬他們，現在更是懷念不已。

從離宮搬到左學的霍叔也來請武庚祿父，他也去了，蔡叔稱右學為蔡國，霍叔稱左學為霍國，之前管叔也稱玉門為管國，武庚祿父周遊列國呢！這些小事都被有心人將消息傳給了魯曲阜的周文公姬旦了。

夏五月，孟門裡的武庚祿父歿了！殷家武庚祿父，帝辛紂王與東伯侯女姜的獨生子武庚祿，生於壬寅小暑前，歿於辛丑夏五月，得齡五十九歲。

